

■温情时刻

七夕是首抒情诗

■沈顺英

立秋刚过,暑气渐消,七夕到来,空气中弥漫着庄稼成熟的气息和人间爱情的香味。七夕节也叫乞巧节。七夕节以少女拜仙及乞巧、赛巧等为主要节俗活动,又称女儿节、少女节。传说相会前,织女要梳妆打扮、涂脂抹粉,以至满天飘香,所以这天又叫“香日”。因为贴上了“中国情人节”的标签,寄予了多少浪漫而美好的底蕴,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情愫。

儿时的七夕节,就像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,充满着欢乐、向往。

■生活中来

奇遇识美女

■董剑明

前不久,与好友一起自驾游去了宁波和金华。返杭途中过永康,在素有中国五金城之称的永康稍作逗留。在永康,想起多年前的一次奇遇,结识了一美女,随即与该女联系。她得知我到了永康,开心得像孩子一样,非得邀请我们一起吃晚饭。不久后,我发现微信里就有了她发来的聚餐位置,约定傍晚5点饭店见。

晚餐时,美女听说我们过永康的成果,就是买了一台电锤和电锯时,便哈哈大笑地说:“你们也实在太奢侈了吧。”我调侃地告诉她,买电锤只是借口,见到美女才不枉此行。恭维的话,美女一般都喜欢听,她自然也不例外。席间说着说着,话锋一转,回到了4年前我和她的奇遇。

记得也是一个较热的夏天,受朋友之邀在杭州黄龙附近聚餐,好友们很久不见,七嘴八舌喋喋不休。菜上齐了,大家热热闹闹正准备开吃,忽见一美女一身洁白的长裙,手提两瓶白酒若仙女飘然而至。朋友们霎时间鸦雀无声,纷纷行注目礼。她二话不说,拣一空位,也不客气,落座就吃,大家面面相觑。因为大家都在期待介绍,她是在座的谁的朋友,可谁也不敢直接询问,怕有失绅士风度。也许真是太突然,也许是她太漂亮了,大家拿在手中的筷子悬在半空中,谁也没有去吃菜。随即,美女大概也察觉到有点唐突,幡然醒悟还全是陌生人呢!这时她的手机响起,门外一陌生男子寻着铃声走进我们的包厢,原来是美女跑错包厢啦!我们哄堂大笑,她当场闹了一个大红脸,大大咧咧作了解释:她也是受朋友之邀来吃饭的,包厢原来在我们隔壁。就这样,后来我们

■心雨绵绵

■王珍

那是5月的一天,杭州的西湖边下着小雨。一位杭州大伯,双手捧着新酿的米酒,拦在车的前头,对马上的人说:“请再喝一口用西湖水酿的酒吧,这一去不知你什么时候还能再来?”

一路走去,一路都是双手捧酒的大爷、大叔、小哥,还有抱在怀中的婴儿和扯着妈妈衣角的孩童。杭州人倾城而出,他们都要送一送这位悉心关注民生、一心装着百姓疾苦的好人。依依惜别,分离是那样的万不得已。

“是呵,三年的光阴,实在是匆匆太匆匆!我甚至都没来得及在西湖边种下一株甘棠。但愿这一湖水,这一条堤,能够在今后的灾年里给你们一些帮助……”他又何尝舍得离开杭州、告别西湖、放下杭州的百姓?从此,他只要忆江南,一定“最忆是杭州”。

他是诗界的特大牌,曾为

儿时的我就那样痴痴傻傻地拿一张席子静卧葡萄架下,只等夜深人静时,偷听那对神仙眷侣的缠绵情话。可庭院里除了风吹树叶的“沙沙”声,就是墙根下蛐蛐的鸣唱,偶尔还会传来村落的犬吠声。此时,星光月色,乡野宁谧,襟怀坦荡,乡愁无边。

七夕节是姑娘们的节日。姑娘们在月光下焚香乞拜,许下心愿,然后穿针乞巧,喜蛛应巧,染指甲,拜星魁,品尝瓜果、聊私房话,在这浪漫而寂寥的七夕之夜,姑娘家的心事温婉细腻地表达出来。

犹记每年在七夕时节,母

两桌几乎成了一桌,相互往来敬酒,相互认识,最后还加了微信。

自从有了她的微信,我经常能在朋友圈看见她发美照,是典型的江南爱美小女子。她的照片几乎是恰到好处,有雨后晨曦的,有夕阳余辉的,有白墙黑瓦乡间建筑的,也有小溪翠竹边的。她告诉我,她先生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,平时总把她当作模特摆拍。

之后,我对她渐渐有所了解。美女是当地卫校的校长,她曾经是浙江援非医疗队的成员,获得过马里总统勋章。回国后的她,还将自己在马里写的日记整理成书,由国家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。她还给我寄了一本有她签名的书。在朋友圈,她还会经常发些自己写的散文,基本是有感而发的记述性散文。她的文风细腻而婉约,不管是写景、写事、写人,可谓娓娓道来。有着扎实文学基本功的她,还是当地的作家协会会员。这样一位看上去文弱的小女子,多才多艺还爱玩跨界,这真让我刮目相看。所以,我时常会浏览她的朋友圈,还不断给她点赞。

晚饭后,美女校长为尽地主之谊,选择了当地文人墨客常常聚会的茶馆,与我们一行喝茶论道。这个茶馆古色古香,走上二楼一进屋,只见明式简约的桌椅,茶以老白茶为主。在淡然清香的老白茶中,我们天南海北地聊着天。

兴致所至,她把当地的文联主席也邀请过来,大家说风情民俗,谈古今中外。其间,美女回家拿来精致的古琴,身着洁白的中式长衫,拂袖而起,指尖落弦,琴声悠扬,一曲《关山月》,仿佛把我们置身于远古的秦汉。

一次奇遇,识一奇女,所谓奇女,实为巾帼。



秋到农家 苗青 摄

■难忘记忆

“瘦身”有术的广播编辑

■翁建飞

“广播站”这个曾经独树一帜、家喻户晓的传媒机构,随着时代的进步,已然渐行渐远,失去了“站”的地盘,取而代之的是频段日益增加、覆盖半径迅速扩大的无线广播电台。

可我的记忆神经却时常触碰到广播站,在为广播站写稿、投稿的往事回放中,一位“瘦身”有术的编辑的身影总会出现在我脑海,仿佛又听到经他用心编辑后的稿子播出的声音。尽管我同他年龄相仿,熟识后也鲜少交往,但我对他所怀的那份敬意与感激却一直于心。

那是1987年深秋的一天,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,当事人的行为显露出了人性的美与丑、善与恶。为此,我采写了一篇社会新闻,自拟的

标题为《道德沦丧,驾驶员肇事逃之夭夭;昧心发财,酆某某见利不管死活;急人所难,退伍兵救人竭尽全力》。因急于发稿,再加上当年全凭圆珠笔在方格纸上复写,便挑选出字迹相对清晰的几份稿件寄投于省、市新闻单位,其中有一份稿件便寄投给了广播站。而自己则只留一份底稿。

其实,我心里明白,这个稿子所拟标题显然不太适合广播之用,但惰性使然,赖于编辑“操刀”。稿件寄出后,我也有过猜测和好奇,不知广播编辑会做怎样的处理?

稿子寄出后的第三天,广播站率先采用了。随后省、市两张报纸也相继刊登了这篇社会新闻稿。见诸报端的标题未做大的改动,而广播站则将原先的标题,一下子“瘦身”为《发生在公路旁的一幕……》。我通过广播聆听,深感稿件经编辑修改,既清新朴素,又简洁流畅。“公路旁到底发生了什么?”这个悬念设置,抓住了听众的注意力,收到了“让人听下去”的效果。我不禁为给稿件“瘦身”的广播编辑叫好。无论是整篇文章,还是单列的标题,缩减与扩充,均体现出编者的知识贮存及文字功底。

让听众听清楚、听懂,是广播“最基本”要求,标题或内容提要的播报更应如此。倘若原稿标题不被删改,非但播音员念起来费劲,听众也不见得顺耳或认可。

广播稿标题由长到短、从繁至简的“瘦身”,于我,可谓文字驾驭技巧的一种补习。由此我也体悟到,采写广播稿应把握的要义——通俗易懂、雅俗共赏。

汪曾祺说:“民俗,是一首民族的集体抒情诗。”在乞巧节这首抒情诗里,一个民族温婉内敛的气质,美好乐观的愿望,勤勉不辍的习惯,浪漫纯真的情愫,都表达了出来。

七夕夜,爱情在天上,爱情也在人间,相爱的人都守望着这一刻的来临,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心中的爱恋,诉说着柔情缱绻。月华如水,星光闪烁,携着爱人的手慢慢走进梦中鹊桥。

“神官召集役灵鹊,直渡银河横作桥”。祝愿两岸早日和平统一,祝愿疫情远离人类,祝愿人间少一些离愁别恨,多一些团圆安康。

■笔随心动

一次难忘的旅行

■叶远钦

人生有许多第一次,第一次蹒跚学步,第一次离家远行……所有的第一次对于每个人来说,都是美好或者终身难忘的。

20多年前,我刚读完高中,由于很多原因没有读大学。是去学门手艺还是进厂上班?我很犹豫。

那年我才20岁,也是求学后唯一待在老家的一年。在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,如果没有考进大学,那就意味着你永远是一个农业户口。那年,我在家里干过农活,收过麦子,种过田……真正体会到了在家务农的艰辛。一年到头,除了吃饱肚子,也没什么钱可以挣。

“我想到外面去闯闯!”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中愈演愈烈。那年秋天,我终于打定主意,去株洲找工作。

这是一个温暖的午后,阳光正好,层层叠叠的白云朵有层次地覆盖整个天空。阳光斜穿过车窗,暖暖的。车上,温度适宜,心情正好,给自己放个假,让身体自由地安放在舒适的巾巴上。或坐,或斜躺,随心所欲便可。

一次难忘而又快乐的旅行,就这样开始了。

当时,我舅舅在株洲一个大学里教书。于是,我背上简单的行囊,踏上了去株洲的旅途。

从老家到杭州还没有高速公路,要坐三个多小时的大巴客车,再从杭州坐火车硬座到株洲。上了火车后,我凝望着窗外,碧绿的田野与陌生的城镇,好像一张美丽的风景图

穿插其间。火车晃晃荡荡地行驶着,阳光下的铁轨就像一条银河,在苍茫的时空里流动着。

经过一天一夜的旅途颠簸,到株洲时已是夜幕时分。望着城市的霓虹灯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,我分不清东南西北,幸好舅舅早就在火车站接我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,舅舅陪我逛了株洲的很多名胜古迹,以及一些好玩的地方,让我领略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。

大概在株洲待了半个月,因为没什么技术,也没找到工作,我便打算回老家。那天,我去火车站买回家的车票,忽然看见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,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卖花。这个小姑娘长得很可爱,一双清澈水灵的眼睛,扎两条小辫子,手里拿着几束水仙花。

“叔叔,买朵花吧!”小姑娘用企求的口吻说,“2元钱一朵。”“你不读书了吗?”我问。小姑娘回答:“在读的,叔叔。家里条件不好,我是有空的时候才出来卖花……”

我轻轻叹了一声,看着眼前的这个小女孩,顿生感慨:凡事不能好高骛远,要脚踏实地。在归途中,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,只有火车那有规律的汽笛声还在耳边轻轻回响。等我醒来,天色已经微亮,东方渐渐露出了一丝丝曙光。

后来的日子,我时常会想起那个在火车站卖花的小姑娘,瘦小的身躯,却有着一颗坚强、乐观、积极向上的态度。

时光荏苒,很多年过去了。已到不惑之年,也经历了很多沧桑世事,唯有那次难忘的旅行,还时常想起。

■百姓故事

难忘三次换装

■李仙正

参军是每一个热血青年崇高的理想,军营是光荣与梦想的红色打卡地。上世纪80年代,我把一颗人生最华美的青春种子,深深地种在军营的沃土里。

打卡到军营,我身着绿军装,眼睛里军旗飘扬、军徽闪烁,军号、军歌声在耳边响起。当兵的经历,是我青春的骄傲。

1984年10月底,我第一次穿上65式军装,一身国防绿晃动在军营里。没想到,到了1985年5月1日,部队又开始换装,我穿上了85式军装。红领章上缀了颗八一小五星,圆形状的八一帽徽取代了红五星帽徽,还配发大檐帽。

1988年国庆节前夕,部队进入评定军衔的最后阶段,政治处曹干事对我说:“小李,你是参照连队班长、文书评衔,并且战士荣立过三等功的,军衔高评一级。”在我军时隔30多年恢复军衔制度后,我被部队授予上士军衔,我又穿上了87式军装。八一领花取代了

红领章,还多了上士肩章符号。

当时,部队尝试退伍制度的改革,由冬季退伍改为春季退伍,因此,这军服我只穿了半年。我穿戴着义务兵中最高军衔的军装,挥泪向军旗告别。

军营里,战友们肩负的使命与责任还是“保卫祖国,为人民服务”。我所在部队,前身为红军时期由贺龙元帅等创建的工农红军第二军团,抗日战争时期改编为八路军120师独立第一旅等。在充满硝烟的战争年代,这支英雄部队,挥师晋察冀,鏖战晋西北,回师陕甘宁,驰骋陕甘青,解放大西北,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。

当时光凝成一片片思绪,抚触着棱角分明的年轮,与军营一别已三十多个春秋,可于我仿佛就在昨天。那些难忘的日子,已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中,且时常梦回军营。

人生风景在游走,一路风雨一路彩虹。回首往事,战友情、军旅缘,让人难以释怀。

■微型小说

老公出轨

■余瀛

种种迹象表明,老公李明出轨了。但林娟只能旁敲侧击,担心一旦撕破脸,李明就真跟那狐狸精去过了。那她的一双儿女,可怎么办啊?林娟忍着泪水,心里想着,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!

这天,是女儿佳佳的生日,李明买了一个大蛋糕回来。还没进家门,李明就接了一个电话:“哦,小鑫发高烧了?今天还是他的生日?好吧,我这就过来!”

李明对林娟说了一句:“我有个朋友的孩子病了,我去帮忙送医院……”就提着蛋糕匆匆地走了。

林娟只得说:“那你快去快回,佳佳还等你过生日呢!”

望着李明远去的背影,林娟的泪水夺眶而出。不行,再这样下去,只怕李明的心就完全被赵小苗勾去了。林娟于是给自己的爸爸打了一个电

话。

晚上,李明一回来,老岳父就问:“李明啊,你说我和林娟对你咋样?”

李明说:“爸,你对我太好了。房子是您买了,两个孩子的学费也是您交的。林娟温柔贤惠,对我对孩子都好!”

老岳父说:“你知道好就行!男人啊,外面的野花再香,也不能采啊!”

李明突然明白老岳父的来意了,赶紧说:“爸,您肯定是误会了。我最近是和赵小苗走得近。她是我小学班主任赵老师的女儿,我读高中和大学的学费,都是赵老师资助的。赵小苗离异单身,最近她儿子经常生病,我得帮帮她!”

林娟插进来说:“是这样啊,你干吗不早说?”

李明说:“我就是怕你多心啊。”

林娟给了他几记粉拳:“明天,我陪你去看看小苗姐……”